

林嚴

琴幾

南道

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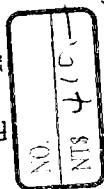
鈔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初版

林嚴
琴幾
南道
合鈔

精裝：一冊

定價：新台幣



編者：國學扶軒社

發行人：李振華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二六五九號

印刷者：美明美術印刷廠

臺北市康定路二〇二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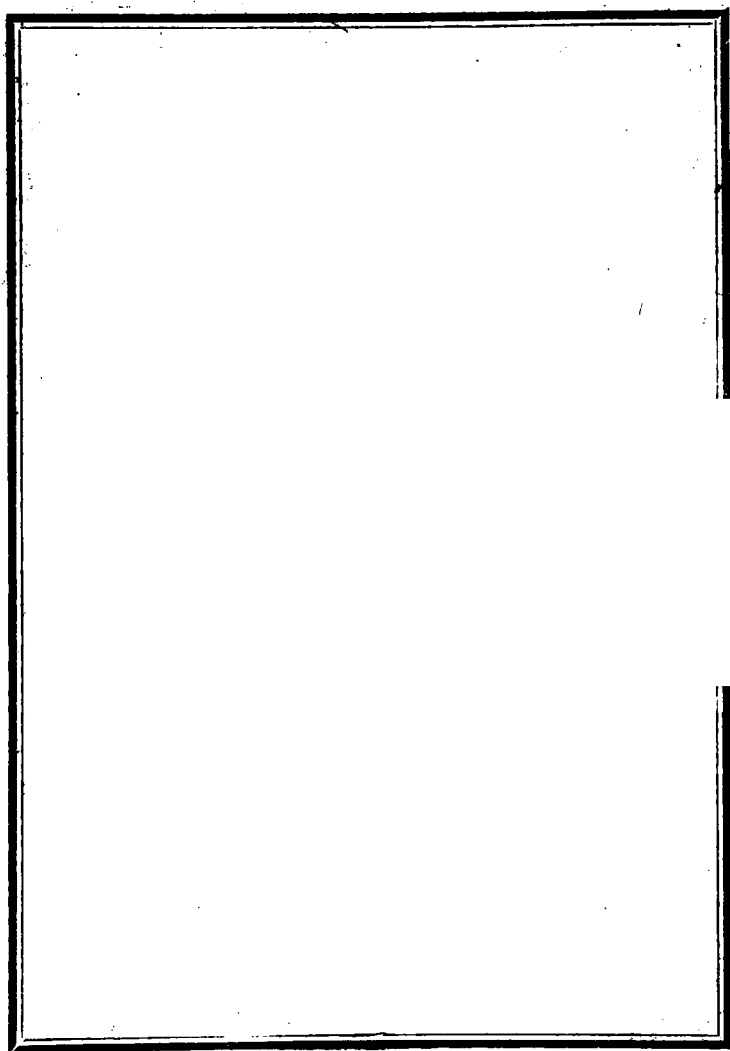
林嚴

琴幾

南道

合

鈔



林巖合鈔序

甚矣文之難言也自夫己氏以撮合東語雜湊成篇之文字倡導學子而後進承風摹倣不已至沿襲其膚淺語率易語而奉爲金科玉律繆種流傳校風漸染此亦時文後之一厄也 林巖兩先生起而正之一則辨香桐城方氏義理劉氏才思姚氏神韻能兼有之而不規規于法之所在一則取經史漢寢饋者久而文字之絜淨精微淵懿樸茂卽班馬復生亦驚神似顧皆以迭譯自見嚴所譯多科學原富等書在西人爲芻狗而以之箴我國猶是布帛菽粟也林所譯多稗官家言師子搏兔亦用全力雖復寓言八九而叙述所至關合中事足資爲鑑戒者一篇中嘗三致意焉間與友人論及某館成書數百種不乏名家著述而信今傳後斷推兩先生無疑同人歎爲知言亦可見文字感召之有券也鄙人少既失學長困衣食性復恂恂古文門徑茫乎未之涉窺然黃鐘大呂聒者都感覺于噌吰傳予孟陲育者亦揣知其要眇因就平昔所服膺者彙而存之謹誌數語于簡端以應扶輪社主人之請佛頭青黃自知不免以云主選

則吾豈敢

宣統元年十一月晦
皞子謹識

林嚴文鈔目次

卷一 林紘

與國學扶輪社書

贈李拔可舍人序

贈伍昭嚴太守序

送周松孫比部出宰如皋序

國文讀本序

其二

其三

電影樓臺序

橡湖仙影序

紅礁畫藥錄序

洪罕女郎傳序

鬼山狼俠傳序

塊肉餘生述序

旅行述異序

璣司刺虎記序

賊史序

吟邊燕語序

斐洲煙水愁城錄序

英孝子火山報仇錄序

神樞鬼藏錄序

孝女耐兒傳序

冰雪因緣序

西行日記序

卷二 林紓

記超山梅花

遊棲霞紫雲洞記

遊西溪記

記林植齋

記洪厓二郎

記歐三

記橫山二老

方先生傳

譯西事八則(肉券)(舉誤)(仇金)(神合)(疊微)(醫譜)(獸配)(女經)

評滑稽外史數則

誥授奉政大夫桐鄉縣知縣侯官方公墓誌銘

誥授資政大夫鹽運司銜梧州府知府長樂高公墓誌銘

祭宗室壽伯弗太史文

卷三 最復

上 皇帝萬言書

原強

救亡決論

聞韓

西學通門徑功用說

論世變之亟

論治學治事宜分

譯天演論自序 附譯例言

天演論導言書後 (廣義)(制私)(最旨)(進微)(新反)

天演論書後 (救源)(真幻)(佛法)(學派)

譯羣學肄言序 附譯餘贅語

卷四 續

有如三保

保種餘義

保教餘義

英文漢語叙

名學引論

譯斯氏計學例言

斯密亞丹傳

原富發凡

原富部乙引論

原富部丁引論

蒙養鏡序

羣己權界論序

附譯凡例

譯社會通詮自序 附譯原序

孟德斯鳩傳

法意案語（一至二十五）

林嚴文鈔卷一

林 紆上

與國學扶輪社書

伏讀文滙廣告。列我朝文家千餘。乃末座亦及鄙人。讀之駭汗服慄。如冬嘔冰而夏就火也。自計海濱賤夫。寄食長安。未敢通名字於貴要。及攀交海內有名之士。蓋自知至明。不敢以不學之身。冒得大名。爲非分之獲。不圖諸大君子以海涵地負之才。成此重巨之事。乃顧盼及我。不止受寵若驚。幾幾駭爲非福。又念知己之感。古今所同。魁儒所言。卽我之律法。胡敢不率。只合蒙羞如命而已。雖然。醜婦之出。明知其不見重於人。而亦不忘其塗抹。紆雖譯小說至六十餘種。皆不名爲文。或諸君子過愛。采我小序入集。則吾醜益彰。羞愈加甚。不得已再索敗篋。得殘稿數篇。尙辨行墨。寄呈斧削。果以爲可留者。請將已錄之拙作削去。則此數篇。雖非佳作。然亦醜婦之塗抹者也。諸君子其許我乎。

贈李拔可舍人序

世變將兆。有識必先憂之者。非其惜死之心。特篤於衆也。同處大陸之上。目覩滔天泯夏之賊。規勒君父。殘賤國衆。既無遺噍。而吾亦將不獨完其身與家。顧又無權以與之抗。則發爲悲號。以警覺世士。如唐杜甫元結之徒。而唐世叙論勦伐。曾無及此二公。而二公卒能自立於唐世。則其以所鳴號者。固大有益於其國衆也。拔可舍人。以年少盛才。而處乎今。余以通家之誼。重許其人。固願其以詩爲號者哉。時可措其手。退託爲詩人者。弱也。處亂世而務去節義。妄冀其不可終據之富貴。矧又未嘗必得。則何必以其退託於詩人者爲病也。耶。舍人詩沈遠方重。悲慨時事。風旨多見諸言外。吾不敢謂其卽繼武於杜甫元結之徒。而亦可謂心乎國家矣。今朝廷外政。寄之吳楚。武昌又居天下上流。度其可欣可愕之事。必有足紀以傳後者。吾衰不恆爲詩。詩史之望。屬之舍人矣。夫古詩亡。持之以春秋。世史不可必信。吾又不能不望之可信之詩人。舍人其爲吾可信之詩耶。其詩果足紀以傳後耶。吾將於其居武昌也。卜之。

贈伍昭展太守序

世士之出民畝而第甲科。爲之上者。必詔之曰。堅而操。遂而學。去仕也不遠矣。久之。榮於時。階進於顯密之途。則非循銓資。託引援。未有逾次超秩。用才地。以自進者也。西學既入中國。士之獲資遣。而求業於西者。業成而歸。爲之上者。又必詔之曰。堅而操。遂而學。去仕也不遠矣。久之。中館伴持節之選。及與彼人爭歲幣。定盟約。則非循銓資。託引援。未有逾次超秩。用才地。以自進者也。嗟夫。嗟夫。太平之常軌。襲之以求祛。時屯此。吾友昭展伍君之恒不遇。歟。伍君強濟博辯。於西學匪所不窺。而尤精于律憲交涉之學。初講藝析津。已而伏處江介三年。與朝貴莫相聞知。庚子兵禍發於畿輔。國家再寧。持變法之說者。朝野上下。厥聲洶洶。時甚宜於伍君矣。顧觀伍君方敝裘于子縱情談。謔窮搜。雞碑雀錄之紙。廩爲談資。殆絕口不言西學焉。夫用科甲以圖仕。雖不能閉進於資格之軌轍。伏而俟之。猶有遇焉。若西學者。固莫利於貴要之耳目矣。而君又託謔以自隱。然則將聽乎。謔。謔者。亂西學之真。親立祖說。爲國凶蠹。令有位者用。

爲西學之詬病。此又不得謂非伍君之責也。天下惟事非所習。必仰其人而修與待其人。而反苛也。今伍君爲學。率整而趣端。整則灼於知亂端。則勇於振違。聞侍郎某君將待君。以立教於京師。此伍君得暢其所學之時也。矧吾又暱伍君。天下安有暱其人。而猶吝其言者耶。故本其所見者。豫進規于伍君。

送周松孫比部出宰如皋序

良醫處一州。使舉州之人無病焉。醫之力莫致也。良宰處一州。使舉州之人無病焉。宰之力足致之矣。州人之需醫。人一身也。至乞其不病于良宰。病或在于生產家族之所係。則宰之力視醫爲更偉矣。方今民苛上求。國疲隣幣。徵發之額。大府日亟。亟以督其監司。監司又日亟。亟焉以督其郡縣。且又令之曰。善爲之。毋苦吾民。嚴網而求。餘其魚。遏源而思通。其流雖良。宰有利民之心。而身且莫利。求不病其一州之民。蓋難矣。吾友周君松孫。以庶常改秋曹。悵悵莫伸其所懷。坐曹十年。始乞一縣南去。去之日。東南又方多事。識者謂民力盡。周君仁者。雖善憫其民。必莫審其所以爲地。余慨然曰。周君者。蓋將悉其生平醫人之

道而治其民。誠能治民者也。且能使舉州之人無病者也。嚮者陳小真大令。館周氏病。店日死。寒熱日數作。君扁戶爲之處方。得善藥。則候火而求度。既入復爲之辨色而望氣。進食必調其能胃者。不能胃。則勿進。排盪雲翳。導滌穢滯。調合榮衛。積四十三日。大令病可。余察周君無倦容。無矜色。嗟夫。今日東南之民。罄所力以供上求。而徵取煩數不猶寒熱數作時耶。積威慄骨。急歛灼膚。所被之寒與熱。視店烈也。而爲之處方求善藥者。誰歟。卽有之。亦寧如周君之處大令君不忍大令之店。寧忍舉州之人之店。又寧獨無術爲之濬其利於下。寬其求于上。使霧翳穢滯排盪而導滌之。俾榮衛各安其度。若然。則周君之能實兼醫與宰之能矣。如皋大邑。勝國遺老。恒用以號召天下名士。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周君有善治。且必有歌詩以紀頌之。余今將傾耳求聽。頌周君者之歌詩矣。

國文讀本序 其一

世之治古文者。初若博通淹貫。卽可名爲成就。顧本朝考訂諸家林立。而咸有文集。陸離光怪。炫乎時人之目。而終未有尊之爲真能古文者。則擄擄之家。